

发老印事

他经常以印明志，以印载道，通过印章来表达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追求。

□ 撰稿 | 韩天衡

先说句大话也是实话，谈中国绘画，绕不过20世纪的海派艺术。而谈到海派艺术，又绕不过作为海上画派代表人物、个性独造的程十发先生。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，程十发先生不仅会刻印，而且刻得极有个性和艺心。

画家刻印在历史上并不新鲜，从明代流派印章开始崛起，画家就始终是篆刻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。发老同样对篆刻颇为熟稔，但由于高度近视，较早地放下了刻刀，把精力主要集中于书画。对近现代的大书画家而言，金石篆刻对他们书画造诣的滋养，是非常重要的、不容忽视的。大师们往往集诗书画印于一身，倘若书法家只重书法，画家专攻画画，诗人只是写诗，篆刻家只事刻印，单打一，未免路太狭窄。我历来主张艺术领域品类之间，要打通“马蜂窝”左邻右舍的蜂穴，触类旁通，扩容互补，令其产生“一加三大于四”的复合性的化学效应。

发老所刻的印作，现在能看到的印也就二三十方，数量不多，因为他主要是自刻、自娱、自用，或者偶尔刻给非常亲近的朋友。发老的印风，我们很难给它归类。它既非周秦古玺，也非浙派皖派，他的印没有这种疆界。他是以绘画的技法、章法，以及他对书法的独特认识，融入他的篆刻当中。所以他的印风，非秦非汉非明清，讲空间感，讲音律感，讲灵性，讲随意生发，无拘无束，才气迸发，新奇耐看，经得起咀嚼。发老的印，无论是从篆法、章法、刀法，和他的画风一样，都有自己的排古、排他而存乎己意的特点。当然他年轻的时候也刻苦钻研，学习吸收了古典篆刻的优秀传统。他是天分特别高的人，学到的东西能够立竿见影，咀嚼、消化、吸收、演绎生发一条龙，所以他的印自然天成地出人意料，别具一格，令我辈印人羡慕到气短。



程十发刻印。

发老刻印化古为今、推陈出新，自成家法，诚是“恨二王无法法”的一类，这跟他的艺术理念有很大的关系。他经常对我讲：“谁不学王羲之，我就投他一票。”王羲之是书法艺术的一座高峰，但右军有一个就够了，再生的都属复制。发老曾叫我刻过一方印，文为“古今中外法”。搞艺术不分古今中外，不论中餐西餐，酸甜苦辣，好吃的都要吃。这是发老不守旧、不信邪的理念，这不仅表现在他的篆刻上，也表现在他的连环画和国画、书法上，诚属一干多枝，繁花勃发。

发老懂印，对印的内容也重视讲究。他经常以印明志，以印载道，通过印章来表达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追求。比如他叫我刻过两方“大象”押角大章，而略去了“无形”两字，因为他追求的不是别人那种直白的豪气满怀，而是低吟浅酌、恰到好处的表达，体现了去形求神、包罗万象、技进乎道的境界。他还叫我刻过一方“岂有此例”。这四个字，刚好反映了他在书画创作上追求古人没有先例的风格，和超脱古人成法、突破古人藩篱的理念。所以这个“岂有此例”是很有深意的。

我从20世纪70年代初即呼程十发先生为“发老”。上海话里“发老”和“弗老”谐音，寓意永远不老。后来，人们都尊呼他“发老”了。他的艺术才华、他的幽默风趣，他为人的洁身自爱，在我心里的确是永远不老。在即将迎来发老百年诞辰之际，程十发艺术馆别出心裁地举办“山花烂漫——程十发用印展”，其中也展示了海上前辈王个簃、钱瘦铁、来楚生、陈巨来、方去疾、叶露园等篆刻大家为发老刻的佳作。老辈风流，睹印生情，正是有了这批印格迥异、各领风骚的前辈的引领，使上海至今依旧是全国的一个篆刻重镇。故漫作此文，向发老，也向印坛的师辈，致以深深的缅怀和敬意。■

信息

“故宫里的神兽世界”首展起航上海西岸

近日，由故宫博物院官方出品，“故宫里的神兽世界——清宫兽谱多媒体综合展”登陆上海文化艺术“新地标”西岸艺岛 Art Tower，并开启全国多地的巡展之旅。

2020年，正逢紫禁城建成六百年，故宫博物院成立九十五周年。由故宫博物院主办的“故宫里的神兽世界”展览，以故宫博物院馆藏清代御制《兽谱》为蓝本，依据经典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相统一的原则，精选出数十种古代神兽，制成数字化“再创作”的多媒体互动作品。